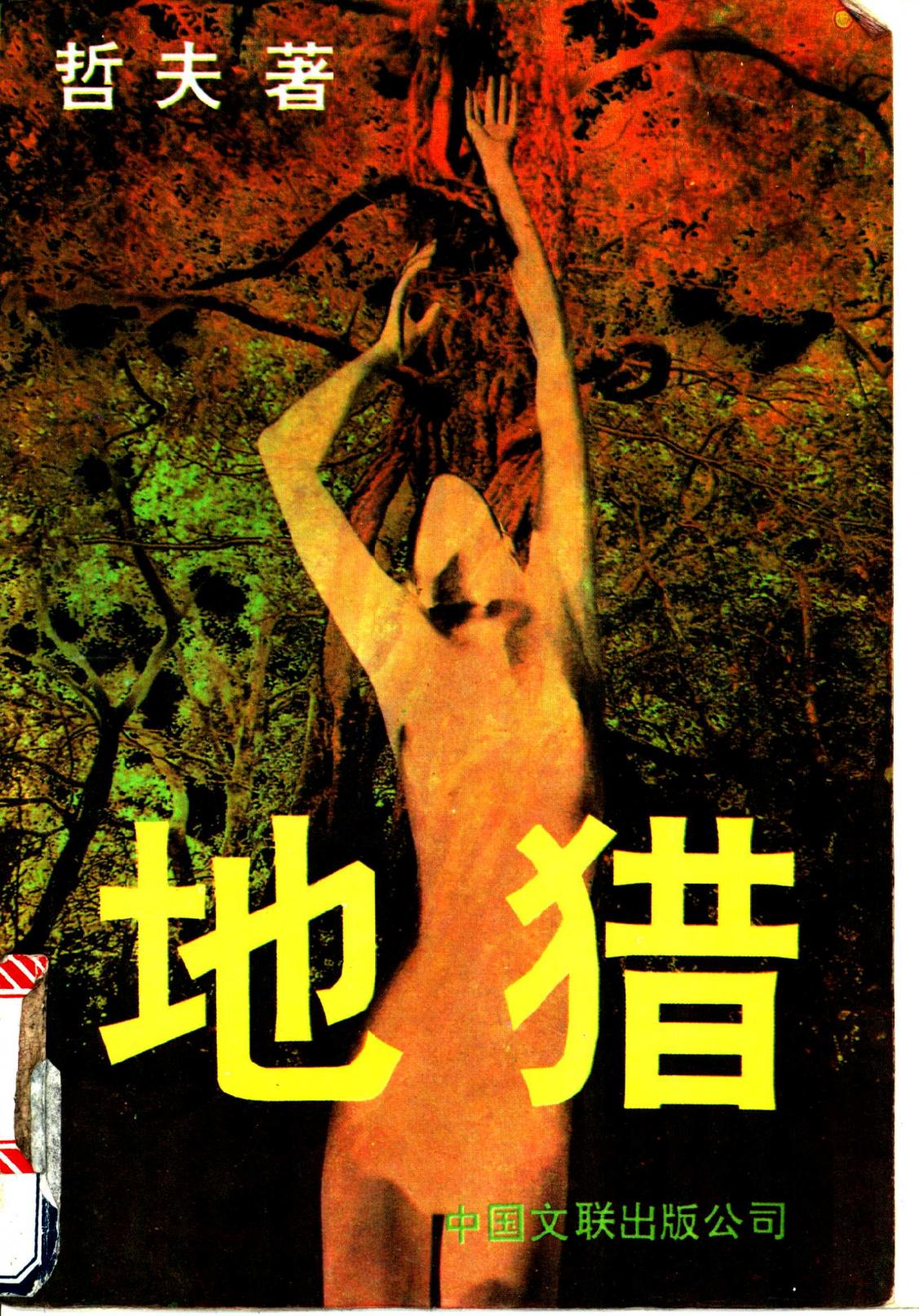


哲夫著



地 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地 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 新登字 172 号

地 猎

哲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兰州七二二七工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3 印张 2 插页 258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甘肃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

ISBN7-5059-2078-2 定价：11.80 元
I · 1457

《地猎》自序

哲 天

《地猎》是我的“黑色生态浪漫”系列长篇的第四部，前三部《黑雪》与《毒吻》《天猎》已经出版并颇获好评。《地猎》是和《天猎》一起构思一起着笔的，因此与《天猎》和前几部小说一样，全部系列都是描写构成人类群体的单元人物主要的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的。

人类的生、死、爱，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三个单元。

人类的生存问题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而构成这个问题的因素都是非常复杂的，有生必有死，这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人类的强梁和霸道，使自然已不再自然，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了可怕的冲突，这种相悖甚至反动的结果最终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

当代人类对性的热衷也已达到了巅峰，千百年来几乎一整部人类的生活史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据笔者考究，人类之所以热衷于此并乐此不疲，一是性的实际功用，可由此而繁衍子孙，传宗接代；二是性的精神功用，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宣泄无名。那么，性在当代人类生活中，是

否还有第三种或是第四种功用呢？

《地猎》有目的对当代人类性的畸变做了一些独到的涉猎。

《地猎》是《天猎》的延续，以旧的人物为线索，衍生新的人物构成新的故事，新的主题，更注重象征性、写实性和故事性，人物异态纷呈，悬念迭出，起伏跌宕，对人类种种不洁之处，如手淫、自恋、人妖、偷情、贪欲、畸形的性得为以及蝇蝇苟苟等诸多现像做了寻微见著的批判性的揭露。我们的那些惮竭虑的老祖宗认为：天、地、人是为三才，日、月、星合称三光。天、地、人和睦相处，自然便繁荣，天下便太平；日、月、星三光合一，阴阳便调和，五谷便丰登；《天猎》《地猎》《人猎》这三部系列长篇，便是承天地人之灵气，钟日月星这神秀，因此而得名。

《地猎》是《天猎》的姐妹篇，读过《天猎》的人，不可不读《地猎》，读过《地猎》的人，不可不读《人猎》，读过《天猎》和《地猎》的读者，不可不读《人猎》——《天猎》是写给天上人看的，《地猎》是写给地上人看的，《人猎》则是写给天、地、人看的，读者层面都有所侧重。

《天猎》中多启迪和哲理思辩之色彩，多神秘诡奇之因缘，多阅读思考之障碍，给读者留下许多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如琳达的神秘失踪，如杀死乔的声音性感的密色胸脯，白洁的离奇死亡等，这些在《地猎》中都将有一些交代，但最终的结局，只有在三部中最后一部《人猎》中，才会水落石出。

本书没有脱稿之前，即为多方看好，许多朋友登门竟相索取，盛情之下，使我十分为难，最后还是决定一客不烦二

主，仍然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这部系列曾经劳师动众，请当代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当代著然评论家雷达先生，著然作家和编剧刘恒先生，当代最火的小说、影、视三栖作家王朔先生，《桑树坪纪事》的作者朱晓平先生，《摇滚青年》的作者刘毅然先生，《天网》的作者张平先生，《龙年警官》的作者魏人先生，吴滨和《黑箱》的作者罗殊先生等十位作家，为这组系列，各自都写下一句读后感，还有诸多评论家也披肝沥肝鼓与呼，有这么多名家联手向全社会推荐这部系列长篇，绝非因为这部系列长篇有多么好，而是出于一个人类的良知和一位文学工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忧患意识和自我的责任感。

对此，我在这里再度表示我由衷的谢忱！

不妨仍然借用王朔给本系列写下的那句机警的寓庄于谐的调侃之辞做本文的结束：病人看见不卫生！

使人欣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病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内 容 简 介

被通辑的杀人嫌疑犯悟生和美国的琳达小姐是《天猎》中唯一的幸存者，劫后余生游到海岸上，在一顶捡海人遗留下的小帐篷里过了极其销魂的一夜，可是第二天当黎明降临时，悟生却发现美国的琳达小姐神秘的失踪了……南方险象环生，悟生只好踏上了去北方的流亡之路，并选择乌城存身，乌城是一座煤城，几千年的挖掘使乌城地下空洞如一面皮鼓，大地在一个深夜被一种可怕的蛮力撕牛皮纸一样撕裂开来，形成一条可怕的地裂，巨蛇一样横贯东西，劈开了几座山峦，直指山下的乌城，附近的村庄一夜之间泉干井涸，溪水断流，乌城人却丝毫不以为然，照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蝇蝇苟苟……

吴耐是乌城的著然小说家和书法家，与赵伯和陶云齐名，可是后来赵伯下海做生意，陶云搞腾文物，吴耐成了个孤家寡人，心情苦闷，郁郁不乐，精神空虚。在悟生走入乌城前，吴耐无聊之余，与一个名叫余仙儿的漂亮而俗艳的女人在一个下午勾搭成奸。余仙儿的丈夫是一个很会挣钱的包工头，余仙儿既离不开金钱的供养，偏又喜欢文化人，丈夫经常不在家使余仙儿寂寞难耐，便使出手段勾搭吴耐。吴耐虽然是乌城名人，妻也是知识份子，生活却十分窘困，为卖房子筹钱妻子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终于如愿以偿借了余仙儿两万块钱，引余仙儿登堂入室，侍以上宾之礼，以至使余仙儿有

机会与吴耐眉来眼去，最终勾搭成奸，当吴耐决定与妻子离婚和余仙儿结合时，却遭到了余仙儿的有理有据的拒绝，最终奸情败露，被这个情欲的世界无情的吞没了……

然儿和链妮是同学也是恋人，两个都是学画的，相约出游，在一个荒凉的山头上野合，链妮将自己的贞操交给了然儿，然儿兴奋的占有了链妮……一对恋人来到海边，不幸与校园诗人苦鸟邂逅，然儿小时与苦鸟是邻居，生动的记起在一个黑黝黝的防空洞里无意中见到的一幕，苦鸟把邻居家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背进防空洞剥光衣服，要做大人们常做的那件事，可是面对那个脱得光溜溜的小女孩，苦鸟左摆弄右摆弄，学了爹妈的样子，却做不成爹妈做的那件事，忙碌的满头大汗。终于寻不见做那件事的门道，无从做起，只好到此为止：

女孩说：大哥哥，你个小鸡鸡好硬哩！

苦鸟说：哥哥我想尿哩！

女孩说：我也想尿哩！

于是苦鸟冲着女孩尿出一泡亮亮的抛物线，女孩也冲苦鸟尿出一道黄色的逶迤和咝咝的声响，就此作罢。

那年苦鸟才七岁，从此成为乌城的不良少年。

苦鸟小时是不良少年，十五岁便到林区插场，做了一名伐木工人，苦鸟每回抱起摩托锯准备锯树时，都有一种合理合法强奸一个无力反抗的女人也似的快感，每伐倒一株树便如同射了一次精一样感到惬意和疲软。随着苦鸟和许多苦鸟的一次一次射精，树木便被合法的一株一株的强奸，森林被一片一片曝尸荒野，只剩下被阉割过的秃头无须的太监一

样的山。

没了树木的山不再像个男人，而像个太监。

林区生活单调而乏味，早熟的苦鸟因为蒙昧，染上了手淫的毛病，经常一个人到林中一片僻静的青草地上手淫，将自己亿万带尾巴的子孙发配到青草地上居住，而在苦鸟回城后旧地重游，在青草地上手淫时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无意中窥破并拍了照……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苦鸟酩酊大醉，被那个女子发现，送回家中过了极其销魂的一夜，可是第二天苦鸟醒来，那女子却神秘失踪，苦鸟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女子的雪臀上有一颗艳红的痣。苦鸟丧魂落魄，四处打听这位屁股上长红痣的女子，却打听不到，夜夜价钱遗，被子上全是世界地图……

一天，同事小香跑来找苦鸟，说自己的屁股上有一粒红痣，并让苦鸟当场验看，上床后苦鸟发现小香骗了自己，却受不了小香的诱惑，与小香苟合，不期那话儿却不中用，小香疑心苦鸟阳萎，愤而离去，苦鸟迷惑不解却又痛苦不堪，良心上觉得对不起小香，总想补偿，可是有一天夜里，苦鸟无意间发现小香和司务长正在面案上做那件风流勾当，便当场喝破，结果却大相径庭……

苦鸟因为性苦闷开始写诗，在全国各大报刊发了许多诗稿，因此而考上某大学作家班，成为著然校园诗人，毕业后与学医的妻子结婚，发现自己的性生活上十分低能，与妻细说，妻从医学的角度断言苦鸟长期生活在梦幻之中，那个曾经与苦鸟一夜销魂的屁股上长红痣的女子，其实根本就不存

在，苦鸟将信将疑，以为梦境绝不会那样逼真，那个与苦鸟一夜销魂的女子究竟是真是假？究竟是书中的那一个有名有姓的女子？不读完全书，恐怕是谁也不会猜想到的……

苦鸟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却从此走出梦幻，成为乌城的风流才子，在海边与链妮和然儿相遇，然儿不喜欢苦鸟可链妮对苦鸟十分欣赏，一个绝色女子在两个各有千秋的男子之间盘缠周旋，发生了种种冲突，然儿醋火中烧，愤而打了苦鸟一拳，链妮为报复然儿与苦鸟双双游向一条海上的渔船，然儿以为链妮被海潮卷走，当然儿在海岸上奔走呼号求救时，苦鸟和链妮却在一艘渔船拖带的小舢舨上完成了一次风流浪漫的海上野合……

苦鸟艳遇频频，在鸡鸣三少的大山上与一个叫贝迪的黑人青年相遇，当天晚上在山上同睡在一只睡袋里，半夜时份苦醒来，发现贝迪的胸脯丰满如女人，大吃一惊，讯问之下，贝迪告诉苦鸟自己是人妖……真相大白之后，苦鸟悔恨不迭，真想重新来过，却为时已晚，何以如此，读后便知。

林子是苦鸟的好友，林子已婚，与花儿偷情却不能结合，因此两人应史蒂期先生之邀同去美国工作并结婚，不料去美国不久两人就很冷漠的分手。几年后林子回国做生意，回乌城看望苦鸟，回程途中因工业污染使天空能见度太低，死于空难……林子死后不久的一天傍晚，苦鸟在街头散步，突然看见了回国探亲的芬儿，乘妻子不在家与芬儿发生了性关系，男欢女悦，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乌城那道可怕的裂隙突然全部裂开，将正在偷情的吴耐和余仙儿，将在电影院里喁喁情话的一对小情人玉儿和链娜，将已经离心离德的然儿和链妮，

将蝇蝇苟苟的赵伯和陶云，将整座城市和全部醉生梦死的居民们全部埋葬到地下……

乌城沦陷之前，杀人嫌疑犯悟生狼狈逃出乌城，坐在一辆由一个漂亮女司机驾驶的出租车里，去寻找悟死乔的那个声音性感的蜜色胸脯，求证白洁真正的死因和琳达神秘的失踪，又踏上了新的流亡之路……

地 猎

哲 夫

这一片被侮辱、被欺凌、被剥削、被压迫、
被毁坏了容颜、被掏空了内脏的、满目疮痍、
白发三千丈、缄默的太久太久的黄土地正在
策划一次可怕的阴谋！

灾难因此而酿成——《地猎》——因此而
诞生！

——题记

第一章 跑马溜溜的山上

A 春风一浩荡

那天悟生与琳达从鸟粪岛那次可怕的灾难性的毁灭中侥幸逃生，像原生的人类那样无害的裸露着各自的童贞，唇齿相依，相濡以沫，终于从海里游上岸去……

悟生开始了新的逃亡。

悟生在逃亡前见到了乔，乔以一种异常的形态仍然在四外游荡，在乔的背上驮负着一个巨大的口袋，乔面貌狰狞的告诉悟生，这个口袋是那个收破烂的死神送给乔的，原本是想破烂换钱的，可是收购站不收，说这些破烂一文钱不值，所以死神就转送给乔，让乔随便处置。

悟生问乔：里边到底装了什么？

乔嘿嘿一笑道：其实也没什么，里边装得是所有鸟粪岛死难者的灵魂！

悟生吃了一吓，就要走开，乔蓦地化一块血肉，贴在悟生的半边脸上，像一块多余的赘肉，使悟生显得丑陋不堪。悟生无奈，便答应带乔一起逃亡，乔才缩小自己，化作一粒小的红痣，钻入悟生的眉眼中隐身。

悟生只好带乔起身并决定走极端：既然南方如此的可怕和不安全，那为什么不往群山绵连的荒凉而干旱的最北边去呢？

一旦下定决心，悟生便上路登程了。

在悟生走入这座城市之前，一个叫余仙儿的漂亮的女人和一位姓吴名耐的中年男人，在几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勾搭成奸，操作一堆儿了。

那是个很普通的上午，吴耐正在家里读一本书，这本书是吴耐昨天傍晚从一个小书摊上购得的，名为《秘戏图考》，译者前言称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著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叫名叫高罗佩的（R. H. VanGulik）荷兰人，在吴耐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荷兰人已死去近三十年了。

吴耐便记起上回在书店，许多的人排队，争相购买一套中国历史书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部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而且牛津大学的教科书。吴耐问买书的人何以如此？买书者都说这书写得好，不光冷静客观而且有见地，不是中国人能写得出来的。联想到这本《秘戏图考》，吴耐就想他妈的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学问怎么都让外国人写了外国人做了呢？难道中国人死绝了吗？

无奈，便苦笑一回，姑且读书。

彭祖曰：“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俗人以一女而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哉耶？知其道者，御女苦不多耳，不必皆须有容色妍丽也，但欲得年少未生乳而多肌肉者，但能得七八人，便大有益也。”

吴耐仔细玩味，便笑，便以为天下饮食儿女，上至黄帝老子，下至扫垃圾的小子皆不过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多重视房中术，只不说破，秘而不宣，虚伪的十分可以。外国人不虚伪，就捷足先登，抢了中国人的饭碗。

正想着，便有人敲门，开得门，奈仙儿就进来，花枝招展，春风满面，携着一包松子，一包奶油瓜子，几袋美国腰果和美国杏仁，见面仍是那一句套话：

“吴老师，我来陪你说话，你不嫌吧？”

吴耐就笑，说：“你假眉三道的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嫌过你来？”

余仙儿眼波一横，吴耐顿时觉得春光旖旎，便让余仙儿进客厅坐下，泡一壶茶分酌两杯，一杯给仙儿，一杯给自己，边吃着茶边说话。余仙儿让吴耐嗑松子儿瓜子儿，吃腰果杏仁儿，吴耐也不客气，就吃。

余仙儿说：“吴老师，你说怪不怪？为啥美国有啥也比中国的好？比方这可仁儿，比咱中国的大一倍多，也好吃的多，你说因为什么？”

吴耐说：“那是因为品种好，不是因为别的！”

余仙儿就又问：“吴老师，看什么书呢？”

吴耐说：“一本烂书，没啥意思的！”

余仙儿就伸手要拿来翻，吴耐忙伸手去抢，两只手就在书上交汇于一处，吴耐按着书，余仙儿的就按着吴耐的手。

吴耐急着分辨说：“你放手吧，这书不是你能看明白的，何况也不好看！”

余仙儿挨过来，傍着吴耐，嗑吃如兰，款款道：“我偏要

看看，到底是什么妖书？值得你这么护着呢？”

余仙儿便抢，吴耐便护着，不知怎么的，余仙儿就进了吴耐的怀抱，一股奇香袭来，吴耐只觉得血脉贲张，便见“妇人战阵图”上题署道：

“吴营新宴起。

唤两队娇羞，

粉营红垒。

阿平轻掉苏家舌，

旋把灵犀，

参透兵符半纸。

可怜吴耐是个饮食男儿，如何禁得余仙儿如此投抱入怀，早已记不起别的，只知按图索骥，照单收钱，落得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都似土如泥。

余仙儿粉面如花，星眸乜视，声如蚊蚋，只说：

“你别以为我是个坏女子，我这么着只是因为喜欢你，当你是文化人，我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个文化人……跟你说实话，你是我的第二个男人……”

吴耐就问：“那另一个是谁？”

“能有谁呢？自然是我的男人！”笑一下又道，“你呢？你一定有好多个女人吧？你实话告我知道，我是你第几个女人？”

吴耐却正色道：“你当我是谁呢？那么不正经吗？”

余仙儿就拱着吴耐的胸脯，做妖娆状，讨好说：“我早就